

越王勾践

张敬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上部



越王勾践

上部

张敬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策划组稿

许华伟

责任编辑

许华伟

责任校对

崔丁伊

装帧设计

吴月



读书常有这样的体验，一部书刚刚读过几行，你突然会加速读下几页、十几页，你意识到这是一部好书，一部值得一读的书，于是你放慢速度，仿佛是一位探矿者寻到一座富矿，考古者觅得稀有的文物，惊喜陪伴始终。2005年春天，我就是这样一气呵成读完张敬先生六十余万字长篇历史剧《越王勾践》而久久不能平静。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读初中时从历史教科书上我已略知一二。但是，它对我的震撼，却是上个世纪60年代读曹禺先生的剧作《胆剑篇》，继而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很长一段时间，我脑海里总抹不去舞台开幕后那一束投在勾践身上的光影，抹不去勾践卧于柴草，那喑哑浑厚的独白带来的苍凉：“勾践，你忘记会稽山的耻辱了吗？勾践不敢忘！”“勾践，你忘记了……勾践不敢忘！”——整出戏剧所洋溢的胆剑意识几乎伴随着、激励着我的青年乃至中年时代。

时隔半个世纪，我又一次为之怦然心动。读完剧本不久，中央电视台著名制片人李功达先生来电问我读剧本的感觉。我说这是我十年来读到的最好的剧本——颇有莎剧的风范；对历史考察入微、想像独特、气魄雄劲。几分钟的交谈，我答应导演这部电视剧。

如今四十集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业已完成，但我耿耿于怀的是，我在电视剧里仍然未能表达读剧本时所感受到的全部情怀。

现在我书桌上的这部书稿已经由剧本改为小说。先戏剧而后小说，它的好处是可读性、可视性强，人物活动环境的描述和心理刻画更加具象，劣势是给读者想像的空间、文字的回味相对比较弱，好



在张敬用笔凝练,妙语连珠,不乏惊人之笔。

这一部书从历史剧到历史小说,就内容与风格而言,文字没有受到损失。我读张敬历史小说字里行间仍然给人想像的空间十分宽阔,时不时还能品味着他的描述——我想起美国作家欧斯特·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他谈人物描写以冰山作比喻,“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他主张作家有八分之七的思想感情蕴含在形象背后。张敬的历史剧或小说虽是史诗性的长篇,但他对人物的刻画,将绚烂趋之平和,去繁复而求简单,美在简洁,美在适当,很有“冰山”的韵味。

我喜欢张敬这部书,首先是他的态度,他写历史笔端是人,而不是历史,我看到同类的剧作多数相反,作者顾忌的是历史,能够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人,写出真正的人,说明他对历史的把握从容裕如,游刃有余。

就戏剧而论,张敬十分擅长于组织戏剧冲突,人物的命运格外引人关注。“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尽管是勾践生命中最具经典、最为辉煌的故事,但作者意识到,它属于历史学家的理性史料,因为它不具备戏剧冲突。张敬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研究史料,研究勾践,他透过“卧薪尝胆”中寻找到描写人物的戏剧冲突点——忍辱负重。这是戏核,是展示勾践二十二年来以坚忍意志、韬光养晦,经受住一次次生命危机考验的心路历程。文不按古,匠心独具,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字立纸上”非“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袁枚《随园诗话》)细细读来几乎每一页都扣人心弦,勾践每一次智慧的光焰都引人入胜,他内心激起的浪花,他的坚忍是一种心境,亦是一种自信支撑着的稳定的心态,他的行为,他的言语令人如痴如醉。

让我们读一读勾践作为奴隶入吴当天的描述,他在暴雨中被马夫们剥去华服,鞭笞于泥泞。当晚,夫人被虏去为吴王夫差侍寝,他赤足踏在炭火上,王者之尊受到严峻的挑战。马厩的石屋外仍淅淅沥沥下着雨,石屋里,范蠡捧上盛饭的陶盆,勾践盯着食盆有顷,突然将食盆打翻,糠团溅落于地。范蠡默默捡起糠团,再将食盆捧到勾践面前。勾践说:“这不是人吃的。”范蠡回答:“说的不错,这不是人吃的,可你不是人,你是越王勾践……如果这是侮辱,那么臣要请



大王咽下的,正是这些侮辱。”勾践拿起糠团再一次丢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烂,范蠡捡起,拿到水罐里涮涮,再放进食盆。范蠡字字铿锵,说:“在这儿,您必须尽快忘掉与生俱来享有的一切,忘掉为王的高傲,忘掉男人的仇恨!学会服从,学会忍耐,学会谦卑,这样才能活下去。活下去,才是大王跟前最应该做的。”未等范蠡说完,勾践猛出一脚,踢飞范蠡手中陶盆。范蠡再一次说服,再一次捧起被踩烂的糠团敬于勾践。“大王请进餐。”勾践盯着沾满泥土已经不成形的黑糠团,缓缓拿起,放进口中。我们可以看到,勾践、范蠡君臣之间的冲突清晰、简洁、质朴、深刻。范蠡精准地抓住勾践的弱点,台词直击要害,层层递进。作者选择糠团作为主要细节,从两次打翻食盆,第一次糠团被洗净,到带着泥土的黑糠团放进口中,“泥沙在勾践口中发出嘎嘣嘎嘣的响声”。勾践战胜自我的内心变化可谓惟妙惟肖,笔触之细腻,个性之鲜明,字里行间留下想像的空间让人难以辨别这是戏剧还是小说。我曾问过张敬,怎样理解勾践,把握勾践,他的回答直截了当:“大英雄、大阴谋家。”妙在既写大,却又不放过细微的着墨,文不负质,情不溺心,历史学家司马迁写出勾践“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和“可与共患,难与处安”的多元性格特征的历史本质真实,而张敬所塑造的大英雄兼大阴谋家的文学典型,二者都是“字立纸上”,异曲同工。

英国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如此区分戏剧与小说:“我们可以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就像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一样……大多数伟大的小说里都包含了许多人的大量生活片断,而戏剧却只给我们展示几个顶点(或者是否可以说——几个交叉的顶点?)展示两三个不同的命运。”长篇电视剧应该兼有戏剧与小说的两种功能,但更偏重于戏剧。《越王勾践》作为长篇电视剧(四十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顶点”层出不穷,张弛有度。阅读的快乐,犹如站立海岛之巅观四周惊涛骇浪,风吼云怒,即令风收云散,海静潮落,耳际仿佛还能听到心灵的震颤。海,毕竟是海,那种宁静是海的宁静,那种安逸是海的安逸。

经典小说入戏都比较缓慢,但作为历史小说的《越王勾践》,开篇即进入一次戏剧的顶点,切入勾践和越国的生死抉择,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铺排越王勾践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最终默认于战败,忍



辱含垢,膝行求降的坎坷过程。单是一个“顶点”,便有无数的波澜,曲折迂回,人物之间的交锋,人物的内心冲突,被描述得出神入化,耐人寻味,读者自然而然在勾践之外感悟自身曾经有过的得失荣辱的内心体验。综观全书大大小小的“顶点”应该不下于七八十次,这些“顶点”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第一次阅读,对我最为震撼的“顶点”莫过于勾践之子琪瑛刺杀吴王夫差的场面——勾践即将结束在吴国的三年奴隶生活,返回越国的前夕,伍子胥的门客端科设下圈套让琪瑛在宴席上有机会接近夫差,当琪瑛的匕首准备刺杀夫差时,端科出现了,一剑刺死琪瑛。戏剧冲突跌宕起伏,丝丝入扣,将一个“顶点”推向另一个更高的“顶点”。我一读再读,总爱不释手。我相信,这个能屈能伸的艺术形象是真正的勾践,是在特定环境下具有特定性格的勾践。

面对这惨烈的一幕,初读时,我不明白甚至很难接受这一情节:勾践明知儿子有谋刺的计划,却不加阻止,反而密告夫差。倘若从纯道德审视,我不能接受这场戏;但从文学、戏剧的视角,它却给人心到神知的感悟。中国观众很少或不习惯于从纯文学的角度去评判作品,而具有功利色彩的道德审视却十分普遍。为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我曾希望张敬作某些修改,让人们能接受勾践的行为。张敬却毫无退让的表示,很自信对勾践的认识与把握。事后,我意识到这正是张敬的大家风范。它虽然偏离了我一贯坚持的创作理念,却深深地触动了我,令我刻骨铭心,这一场戏剪辑完成后长达十八分钟,它的每一分钟都显现了剧作本身的力度,现在这场戏被完整地保留在小说里,读后仍有“大风起兮云飞扬”之概。

张敬的历史剧与历史小说,不分轩輊,都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融汇了作者的历史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我相信,即使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历史人物与故事,作者写作时必有深层的内心体验;勾践的思想感情,言行举止,音容笑貌,乃至细微的心理活动,作者不仅在读史中体会,更多的应该是自身走进历史,走进人物。我读小说或剧本时,常有莫名的感觉,勾践的灵魂定然是附在了作者的躯体内,支配着他的笔,从而化为文字,化为情节,使我感受到两千多年的时间与空间的浓缩,我眼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勾践;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都是独具个性与风格的勾践。职业的关系,我侧重



于叙说自己执导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体会。

在我的导演生涯中,拍摄张敬的《越王勾践》,我有一种老树新芽之感。现在我把这种感受传递给读者,希望这部小说对人物、事件和对历史独具匠心的诠释,能成为认识作者的另一个看点。

近年来,我对中国古代史产生了兴趣,从春秋读起,现正读战国末期。六十五岁的我,生命仿佛又年轻起来,这真要感谢张敬的力作——《越王勾践》。

是为序。

黄健中

2006年5月4日



《越王勾践》要出书了,作者要我写几句话,对我来说,这也是第一次,勉为其难吧。

电视剧的拍摄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越王勾践》剧本定稿后,制片人功达约我们主创人员见了一次面,这是我跟张敬的第一次接触,也是奠定后来我们关系的一次接触。从这次接触起,我开始了解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为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感谢《越王勾践》。

在我不算短的演员生涯中,接拍不同的戏给了我不同的感受,这些戏的思想、角色的性格都在丰满我的人格。但是这些感受在《越王勾践》之前还是停留在感性上的,这个过程就好像是被什么所感动,抱着某种情怀去表演、去生活,这个感觉是未经归纳的。但是在和作者第一次接触中,在一种沉默、伴随着思考的状态中听他阐述《越王勾践》、听他叙述这个关于英雄的悲情史诗的过程中,我的心里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共鸣。这种共鸣是男人对于古典的、悲剧性的英雄情怀的共鸣,也是对于在现实生活中被深深埋没了的、对于生命之美的共同追求的共鸣。

英雄、悲剧、古典、史诗这些总是在电影电视剧中被强烈推崇的字眼,事实上,却也是在这样一种形式里最容易被肤浅化甚至被忽略的感情。《越王勾践》带给我的是戏剧化的历史、更是真实的历史。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发生的国家与国家、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一幕幕悲喜事件无疑是电影电视剧绝佳的题材。作者带给我的《越王勾践》就是把这个具有强烈戏剧元素的载体真正戏剧化的一部史诗。这里的英雄并非仅仅攻城略地,这里的悲剧不是哭哭啼啼,这里的



历史也不单单是还原,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体现一种悲剧精神:一种单纯的、却要在历史的车轮下被倾轧、被摒弃的悲剧精神;一种源于人性的追求,却又在人性的复杂变化中被磨灭的悲剧精神。《越王勾践》的戏剧性在于,作者把这种中国历史局部的精华加以强化、升华,并完整地释放出来,也是从《越王勾践》中,我感受到了这种英雄悲情的全部。

回到作者身上,从剧本开始,我了解了张敬。我喜欢他的为人,即使在因为剧本内容引起争辩的时候,他也保持了一贯的谦和、内敛。他是完全把自己的人生能量放在对历史、对人物、对戏剧、对生命之美追求上的人,他不和人斤斤计较,即使意见、理解不统一,他也会用最温和的讲道理的方式一层一层地把问题剥开给你讲。这么长时间,我没见他红过脸。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这种原则就是对艺术的执著。这种执著是非常可贵的,在这个领域,当大多数人都会为了钱、为了发行牺牲艺术准则的时候,作者没有这样做,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的。这样的人,才能写出这么纯粹的作品。

我喜欢他的作品。在饰演勾践的过程中,我能充分体会到这部剧本的厚度。它缜密,覆盖了无数的细节;它丰满,人物的成长历程是建立在作者对于历史和人性完整思考的基础上的;它流畅,其中的结构设计如教科书一般剥茧抽丝地展开。演张敬的剧本,是一个酣畅淋漓的过程,上文所说的共鸣让我带着自己的生活、体会去演绎这样一个悲剧英雄。我要说,是张敬的剧本唤醒了我身上这种对于史诗般悲剧情怀的向往。

我喜欢他的文笔。剧本叙述是诗化的,人物语言是诗化的,故事也是诗化的。文笔是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让我回到那个时代,不论是勾践还是吴王,不论是范蠡还是伍子胥,不论是西施还是文种、伯嚭,在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他们的形象,剧本的语言让我相信,这就是他们的灵魂,这就是真实的他们。

今年年初,我们完成了《越王勾践》的前期创作任务,再经过后期的处理,这部电视剧会很快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在这次合作中,我和作者,我们既有争执,又有默契。更因此成为了好朋友。因为《越王勾践》,我们走到了一起。希望读者们在看到这部《越王勾践》



的时候,也能像我一样,并能感我所未感,想我所未想,知我所未知。
这个序献给张敬——我的朋友,献给广大的读者,也献给——那些
曾经的英雄们。

陈宝国

2006年6月16日



录

序	黄健中 1
序	陈宝国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41
第四章	63
第五章	85
第六章	107
第七章	127
第八章	148
第九章	169
第十章	190
第十一章	211
第十二章	229
第十三章	247
第十四章	268
第十五章	287
第十六章	305
第十七章	324
第十八章	343
第十九章	362
第二十章	381
第二十一章	401



第二十二章	421
第二十三章	441
第二十四章	460
第二十五章	480
第二十六章	499
第二十七章	519
第二十八章	538
第二十九章	558
第三十章	578
尾 声	597
后 记	606



第



章

越国某山深处的森林中，一小群士兵正在艰难跋涉。南方的湿润气候滋养了茂密的森林，参天古木遮住了阳光，齐腰深的草木中似乎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危机。

开路的士兵用长戈挑开荆棘茅草，一条称不上是路的泥泞的通道显现出来。

泥泞的脚步、马蹄，沉重的喘息，兵器低钝的撞击声，在无边无际无休无止地从密林中不断滋生出的雾瘴里时隐时现，更显得诡秘、压抑、紧张。

晦暗中一线天光显现出来，开路的士兵挥刀砍断最后的遮挡，眼前豁然开朗。不远处山坡后，正有几缕灰烟腾腾而起，似乎还有人声隐隐传来。

士兵转身禀报：“大王，剑庐到了。”

这密林中的隐秘处所，就是越国的军备基地——剑庐。此时来到剑庐的，正是越国的国君勾践。勾践轻装打扮，头上戴着颇有越人特色的王冠，身后随侍着四名魁伟雄壮半袒右肩的武士。

过了山坡，便是露天的大作坊。每座火炉都燃着熊熊烈火，工匠们脸上满是汗水、烟灰，忙碌着。炉口打开，炽热的青铜汁液顺着石槽蜿蜒流入剑形的陶范中，铸剑名家欧冶子守在炉旁，盯着陶范，脸上的汗水不断滴到铜汁上，泛起阵阵白烟。

眼看剑坯成型，欧冶子忽然想起什么，急转过身来，却险些撞到一个人身上。他嘴里不满地嘟囔着，待揩去眼中的汗水，看清来人，忙不迭又跪下去，叩首道：“欧冶子拜见大王。”



勾践望着陶范中的剑坯,缓缓开言:“孤家的王者之剑,师傅可铸得了?”

“大王要的剑已经有了,但是……”欧冶子欲语又止。

勾践“嗯?”了一声,逼人的目光直盯住欧冶子。

欧冶子忙道:“大王请随我来。”

欧冶子引导勾践穿过大作坊,正在劳作的工匠们纷纷放下手中家伙,向勾践叩首请安。勾践昂然而过。

穿过作坊,欧冶子领着勾践来到一座大草棚前,柴扉外有两名士兵把守着。欧冶子将勾践让进草棚,草棚内却是一个硕大的牛圈,里面八九条大水牛或卧或立,悠然自得。勾践被牛圈内的气味熏得微微皱起眉头。

勾践问:“师傅带孤家来此,什么意思?”

欧冶子不答,径直下到圈内,走到一堆垒得接近人高的粪堆前,探手进去,抽出一柄沾满牛粪的宝剑,高举过顶,献与勾践。

宝剑剑身闪着若隐若现的光芒,但用粗麻布裹成的剑柄已经被牛粪沤得看不出原色了。

勾践并不急着接剑:“这就是孤家要的王者之剑吗?”

“是,也不是。”欧冶子回道。

“怎么讲?”

“大王若用此剑与吴王争锋,当可取胜,但要想靠它争霸天下,还是不成。”

“为什么?”

“若论锋芒之盛,此剑当世已无敌手,但是要成为真正的王者之剑,不能只有锋芒,还要内……”

身后砰的一声,柴扉被撞开,守门的士兵之一冲了进来,跪倒在勾践面前,颤声道:“禀……大王……”一语未了,缓缓栽倒,后心露出半截剑柄。

四名武士齐刷刷拔剑,护住勾践。勾践眉头微耸,直视门外,沉声问道:“何方贵客?请进来说话。”

话音未落,吴王夫差便装打扮,领着干将和四名便装武士进了草棚。



勾践身后的欧冶子发出一声惊呼：“干将！”

干将：“师兄！”

欧冶子：“你带他们来的？”

干将：“师兄，我……”

干将与欧冶子说话间，勾践与夫差一直冷冷相视。

“你们，是吴王派来的？”勾践问夫差。

“何以见得？”

勾践指着倒地士兵背上露出的剑柄：“你们虽然换了越人装束，可用的兵器没换。”

夫差似笑非笑，“你错了。我们虽是吴人，可不是吴王派来的。”

勾践：“不是？孤家倒要请教了。”

“难得大王谦逊一回，就告诉你吧，我们是吴王亲自带来的。”夫差语中不无嘲讽之意。

勾践一惊：“夫差来了？他在哪儿？”

夫差：“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勾践：“你？是夫差？！”

夫差：“正是孤家，没想到吧。”

勾践视之良久，突然迸出一阵大笑。

勾践：“你就是夫差，本王眼拙了。我佩服你的胆量，你比老王阖闾够勇敢，只可惜还是嫩了点。也告诉你吧，我越国大军由大将军灵姑浮亲自率领，奉孤家之命，秘密奔袭姑苏，此刻已经渡过太湖，兵临城下了。没料到吧？否则你也不会挑这个时候自己送上门来。哈哈……”

夫差更高的笑声盖住了勾践。随着夫差的笑声，草棚四面的泥墙纷纷倒塌，现出不少吴兵的身影，显然，草棚被包围了。

勾践面不改色，冷冷一哼道：“人不少嘛，敢问吴王，带了多少人来？”

“杀你足够了。”

“等不到你杀我，姑苏城已经是我的了。”

“姑苏城？”夫差向后一伸手，随从递上一个染血的包裹，夫差一接一甩，包裹散开，里面一颗人头掉出来，直滚到勾践脚下。

夫差：“你先看看这是谁？”



勾践视头变色，失声喊道：“灵姑浮？灵姑浮！该死！你就这样来见我吗？孤家的几万大军呢？”

夫差：“你的几万大军正躺在太湖水下等你去见他们呢。明年，我们吴人可以吃到更肥美的太湖鱼虾了。”

在吴人的笑声里，勾践突然大叫一声：“灵姑浮，你误我不浅！”随之飞起一脚，将灵姑浮首级踢向夫差，夫差闪身躲过，勾践身边武士已然发动，两前两后护着勾践向侧面突围。

牛棚中杀声大起，夫差指挥身边武士追杀勾践，两名断后的越国武士拼死抵抗，身中数创仍然当道不让。几名吴兵越过圈池堵截勾践，欧冶子出剑阻挡，被三名吴兵围住厮杀，欧冶子刺倒一名吴兵，自己也被吴兵刺中，鲜血飞溅到牛脸上，圈中水牛受惊，拥躲向角落里，眼中流露出阵阵惊恐。

观战的干将见欧冶子受创，大叫一声，冲入牛圈，挡开吴兵，抱起奄奄一息的欧冶子。

干将：“师兄！师兄！”

欧冶子：“你满意了吧，从今往后，你的剑可以天下无敌了。”

干将：“师兄，我绝没有这个意思，大王来前向我保证过，绝不杀你……”

欧冶子奋起最后余力，推开干将，大喊一声，“大王接剑！”即将手中宝剑高高抛向人群。

勾践闻声奋力挡开面前之敌，去接宝剑，一名吴兵赶在勾践之前欲抢宝剑，勾践掷出手中剑，剑穿吴兵，飞来的宝剑插落在地，勾践一步赶上前去，方拔起宝剑，身后忽然响起夫差的喝声：“拿头来吧，勾践！”

勾践伏地闪过，夫差又一剑刺来，勾践拼尽全力挥剑反挡，双剑相交，当的一响，夫差的剑竟然断了。二人同时一愣，勾践趁势反击，一剑挑落夫差头巾，再要下杀手时，吴国的武士已用盾牌护住了夫差。与此同时，勾践的侍卫也从外面拼死杀入，将勾践团团保护起来。

双方形成短暂的对峙，夫差紧紧盯住了勾践手中的宝剑。

夫差：“欧冶子铸成了王者之剑？”

勾践：“没想到吧？”